



星湖僊說
五

人事部

原竹千七

共九

1489
7-7



星湖僊說

人事部

製筆法

溺器糞田

無鏃矢

學禮講

醫藥

生財

尚閤

喪車駕牛

曹彰

車漢日記

紅衣草笠

六曹即兼任

楊月湖

朝鮮方言

律賦

科程

朋友兄弟

女弟補廢弟

使星厨傳

學校不尚閤

荒政預備

輕賦受瘼

飛豹取獸

東人奏議

讀法

科頭

南行

七事

徐子平

伊川謝啟

殿試不黜

宰執對策

江伯兒割費肉

洪純彥

朱子戲語

無學

指空

奴婢還錢

李姓

聾者必啗

鄭監司

戰敗為功

飢寒刃傷

語默

全判前身

壓汝烙刑

其人之役

子胥廟

生三進六

五衛

長者言

馬通新

出處之義

先據北山

倭僧玄方

西厓斥僧道

誤吞鉛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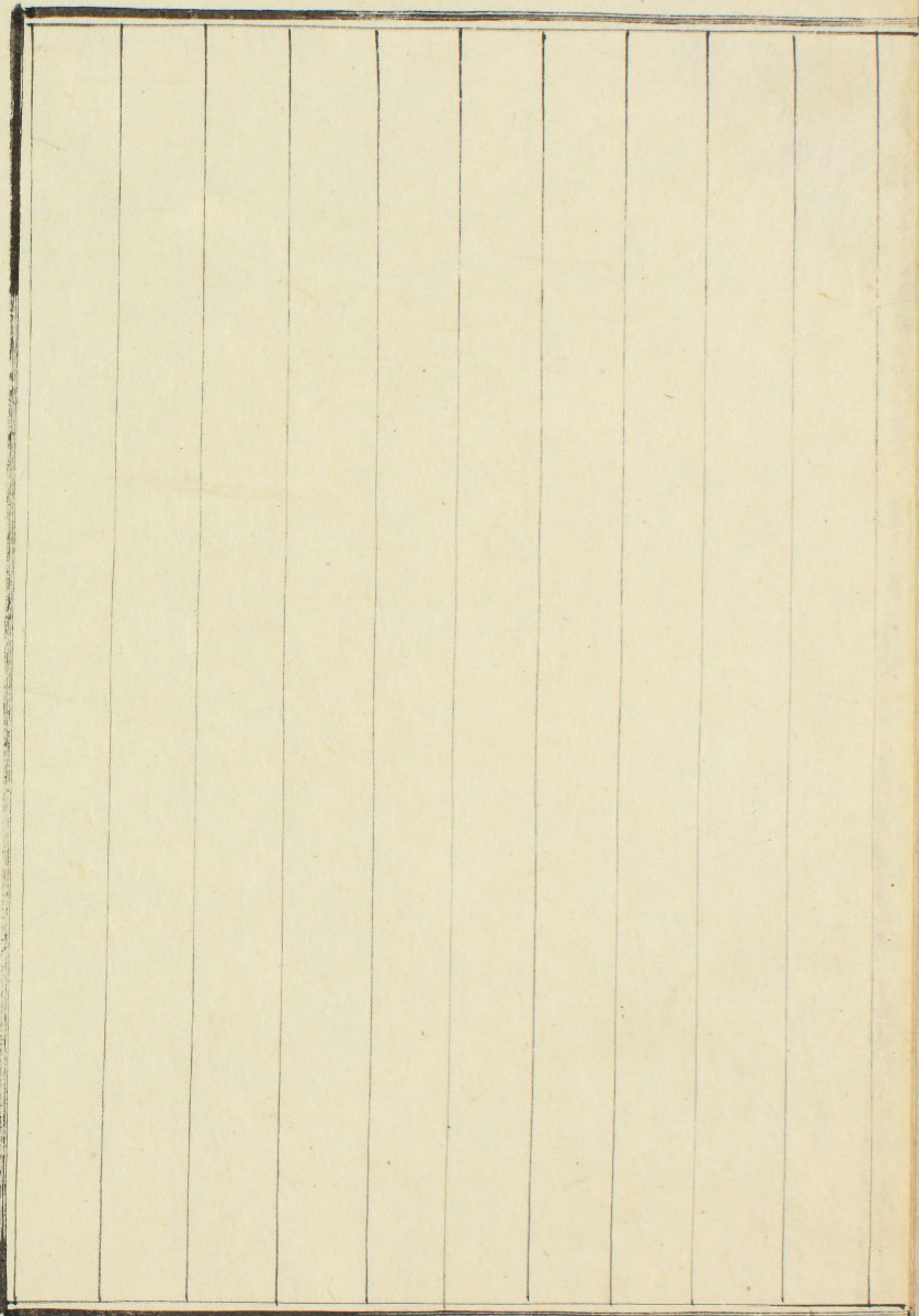


星湖僊說

人事部

製筆法

製筆之法古今不同黃魯直詩李慶縛散卓舍墨不能洩散卓者即筆名也不知何指據贈筆工文云今時筆立虛鋒漲墨則人之皆作肥皮饅頭然則中心縮短外被長毫以為鋒墨漲於內不便于瘦勁字是也然魯直又云即奇喪心散卓能作瘦勁字又云侍其瑛紫毫喪心筆舍墨圓健無心而可書楷比亦難工要是心得好處然則其妙者亦可於瘦勁小核矣魯直詩又云閻生作三副規模宣城篇二者諸篇高也製筆之法先以剛



毫為心又以柔毫圍繞而稍下露尖外以稍健者為匣然後方是無憾意者三副之稱以此故也大抵管忌太大筆忌太尖惟衷核樣方好故謂之衷心筆紫陽所謂峇深衷心樣是也曾直又稱李展鷄距筆其制未聞白樂天有鷄距筆賦云足之健者鷄足也毛之勁者兔毛也名雖鷄距用以兔毛則亦以其樣言也意者根大漸殺如鷄距樣也東坡云海外舊所賣筆皆腐敗至用鷄距獐劣蓋賤之之辭也大抵皆用兔毛所謂紫毫亦同白樂天紫毫筆詩云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之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可以見矣

溺器糞田

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最重麥禾也今閩中俗不好種麥失春秋之所重損生民之具顧詔大司農使閩中益種宿麥令無後時蓋禾木也木旺而生金旺而死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故秋而斂禾以資冬春夏而斂麥以資夏秋貧民無蓄積俄乏而便糞以糊其口一歲兩農一失則飢此聖人所以重之也然麥有春秋二種其初同類緣人種之有別歲久成二也雖春種者夏枯則均木性金故也孟子曰日至之時熟矣註謂成熟之時恐非也孟子言日至者二所謂千歲之日至者冬至也此云者夏至也周室東遷以後時月易名春秋可考今之十一月為春正月今之五月

為秋七月冬夏二至之名遂泯不可曰春至秋至故只稱日至
夏至即麥熟之期詳著孟子疾書秋種謂之宿麥今畿甸之民
秋種者三分居一以其地瘠非灌之人溺不茂也南州皆宿麥
民俗不鮮灌溺必益茂而既成土風不可變也元胡顏樂傳
民荷溺器糞田云是必灌宿麥者然則中國亦同俗矣事見
理學通錄外篇

無鏃矢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矢之必剡將有
以穿貫也矢而無鏃非矢也故雖禮射必有鏃大射禮曰中離
維網揚觸相復君則釋獲其餘則否相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

復之反也優君故釋獲其餘不算則以著侯為得以是知矢皆
有鏃也有鏃則不能達遠孟子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角力
也其中非角力也百步之外已是遠射禮所謂侯道大侯九十
弓是也弓六尺則與步合也子曰射不主皮何也主不可以訓
貫皮者棲皮於侯中也凡禮射以侯為度不復尚其正鵠如取
獸之類專主於皮所謂貫革之射又不特主皮必貫過於革軍
事尚猛也矢注於革者必巧力俱全然後可得巧可能力有時
乎難責故曰力不同科如此然後與地官鄉大夫五物主皮之
義合雖不能主皮又若矢至侯不著還復者謂之相復而不釋
獲其義如此也余見今之習射者率以骨角為鏃家皆蓄而

不能防偷射禽無用之物也變無用作有用亦朝廷之當留意也今鄉民習射成俗村々皆然若禁不得用無用之物使習施鏃則緩急亦必有用矣顏氏家訓云弘夫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世之急務也江南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恃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防禦寇難了無益今俗所尚蓋恃射耳

學禮講

朱子曰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此兩書後世學者最初下手處也孔曾思孟四子書非不歷落而周程張諸賢又為之疏鑿路脉故曰近思錄為四子之階梯也今之進士課試有小學家禮之講而無點落有四子疑問而不及於

近思者何也家禮雖講而不過句讀四子雖問而惟事圈套卒無所補此立法不審曰循每下末流之弊無怪其頽塌也如欲略抹此弊一時申飭不足以儆動必增添初試額數又定赴會試額數講而點落者三分居一則魯莽者不敢售而人將留心誦讀矣然今之講科非不刻覈而專意音吐無所發揮故決科登仕而拙劣尤甚反有愧於詞科浮華之徒其故何哉講規輕則業之者多業均無以揀別於是思所以重其規一節重一節以至於兼誦七書儒生於是思所以免乎點落只課程音釋之外皆未所及此非諸生之滅裂即法驅而使然也抹弊莫若輕其講規二二輕業者多音釋不足以優於人於是思所以占取者

必將旁搜意義兼能述作亦節之加密人欲售經試述科合
為一道矣今於進士課講也但用貼括墨義不煩誦讀貼括者
露其首而藏其餘俾有記識墨者略釋意義文字投進也一呼
百餘人循其次無得混淆依殿試之規相拒六尺各與之席離
坐庭中又不得懷挾書丹只帝筆硯各領講紙限一時間構成
三五行文字投呈試官從容考定合三分取二其不成頭緒取
駮耳目者殿一舉然後方許赴會試其自知短拙者始不生意
而場圍不亂矣及會試又以近思錄為疑問則人知階梯見識
亦終有益矣

醫藥

人之恒言曰人有天命疾恙雖攻命非可移此見人或貞疾不
死必逾過歲又或無疾遽隕以為定限也故曰藥不能生人疾
不能殺人藥果裨則王公大人名醫在前良藥在傍若碾若鏹
執事走趨以供之疑若無疾不愈矣至於遐陬僻鄉窶戶貧灶
鍼熅不知飲食不時陳根在前炒煮無術者疑若有當籴不籴
者然而畢竟或生或死壽夭齊等此任數之說所以售也余嘗
有所識名醫其言曰不特良藥不能生人亦且妄藥不能殺人
何也多見庸醫認方虛實錯診參附以攻執硝黃以治寒熱而
未必皆死以是知命有大限也近者人從邊塞歸謂余曰採參
人採必先瀹而後曝瀹必自飲無桑水然不助熱不知京裡士

大夫每云以誤進差損命者何故也余即曰苟命皆一定則聖人作易指人避趨之路何也又為之醫藥俾有濟活何哉理無大小可疾恙之可救何獨乏力於死生乎疾病有輕重氣血亦有輕重藥餌亦有輕重各有分數之不同氣血十分充完則外感無隙可抵或不能十分止於七分八分而疾疫之毒值其十分則便為十分所勝也又或病在七八分而和扁却下十分之治則其死可起也症在六七分而治不過二三分者終亦不生而死矣其謬方錯攻者或命重而攻輕則可免矣至於信礪野鴛鮮有遇毒不死則可以驗矣夫居海浦者不可以鹹味對症飲芻豢者不可以麋肉滋補此非不靈彼固安常也設有多

鄉視若菜羹一吃二吃亦將與茶飯等耳以此推之疾攻雖重命稟亦完者可以撐度日月內虛而疾暴者亦可以立墮如刺刃而未有不外者也或曰有酒色無節寒暑不避而能壽考者有對食若敵畏風如箭而不迫於短折者何也此亦命分外養豆為輕重而然也內有十分之命外傷不能加損不然者戰兢自持猶可以少延而不可以久存矣子曰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共殺之寢處謂伐性之斧也聖人宣不知而云然哉三者之中其殺人女色為甚老而鰥者未有不康寧以是知人之能滿稟命之限者蓋寡矣

生財

東方西隣遼瀋北有靺鞨南通倭海中為方千里之域者二漢水以西為三朝鮮舊墟自箕準浮海南投逐馬韓王自立有三韓之號南北不相通逮夫三國鼎峙戰爭不息民不聊生王氏之興統三為一建開京于下流之肥沃然皮幣北走嚙矢數警未暇殷庶 聖朝定都漢水之陽在百濟疆內梯航四通物無不輸庶幾綰其要輻然兩西之賦多耗於使价餘皆替輸錢布徒歸諸無用東南一隅太半入倭國之所賴惟西南之利而運漕無術負載相續經費朘縮民無蓄積寧多行市餬口朝不謀夕近京土出甚而雜徭繁傳海則利魚鹽綠山則賣薪炭材木人無恒產而多剽盜也大抵我邦山藪居十之七故瘠比諸饒

不啻倍屨西南等海為圍田得穀雖多旱偏為灾潮溢則敗功也俗尚世閥一家簪紳九族舍其錢鏹奴婢有傳世之法故非文不武高曾無官役使歲獲安坐取贏苟其躬親稼穡則竊然恥之婚姻不通故遊食太半又况食祿之家祿不足代耕庶人在官無俸應役莫不用賄為生賄之所出於民力民既力屈矣且夫鄉者恒為鄉貴顯之室皆不從寒微出不識小人之艱難承富襲厚奢恭日增視效者滔奢則不足不足則貪則其勢不得已慮民故民哀樂生不克盡力於畦塍是以財不藏於私亦不藏於公為天下之貪國貪而民益困此皆制民產者所宜知也京畿土薄民聚地收最劣而輦輸京師故民最

負西南饒柿東北饒梨栗薪炭驪州利川之間種稻先熟得錢
甚多仁川南陽之間厥土赤埴雖無沃衍宜麥賴活開城為王
氏舊都近接京師西通燕貨俗尚華盛猶有高麗遺風 聖作
以浚殷頑不服國亦棄而錮之士大夫遺裔廢文儒蔽逃商賈
故民多技巧便利為國之最忠清全羅二道是百濟之地金堤
之碧骨堤躬於新羅為國之大湖漑田無筭民食其利自湖以
下稱湖南以右稱湖西今以鳥嶺以北諸邑合稱湖西鳥嶺以
南慶尚道稱嶺南與湖西南謂之三南湖西南賦皆浮于海達
于漢嶺南踰嶺八漢嶺北諸邑亦由漢至京三南之賦國之所
需也忠清道西濱海南拱湖南北接京師富庶與西南等膏腴

不及忠州居上游通嶺南商貨貢賦亦至此通漕江民多桑荼
乘船士大夫聚居民弱受弊俗號織菑公州為監司所治山水
明麗具山農野農力桑苧麻綿四時有事婦功夜少眠米船浮
熊川通乘海舶雇直夥而穀多滯貧灶有資青山報恩之間峽
深無異產荼植夷實繁螭稀四方之賈集焉恩津居熊川下流
商船簇聚民多積貨國中稱利窟之最林川韓山之間以苧布
名大津之西謂之內浦以魚鹽名海島則養松有厲禁為戰艦
也全羅道西南皆海東以大嶺為界人好方術喜夸詐地多稻
田務灌漑時至移秧農功悠歇民皆飯稻而賤菽麥南通濟州
濟州饒藥物橘柚若堅材文木山多鹿蓋海魚所化也取皮取

茸皆價重養馬畜為國牧淵數歲貢許多齊民亦富畜私市遍於國中又多畜牛人皆飫肉土脉浮淺必驅牧踏實然後方稼蓋牛黃馬髮為輕貨貴綿布養犬衣其皮道內多竹田貢扛竹箭竹及竹扇守宰多造扇饋朝貴知舊厥費不貲民受其弊東俗必戴廣簷笠織竹為簷金堤最好良工濟州次之又業作梳篦今家日用皆南產也俗尚行賈故近濟而馬價反踊全州為監司所治商賈益眾百貨走集董縣最饒今域中用董皆全之流溢也俗獷悍行旅不得舍宿全為甚風氣柔弱不耐寒餓則道內皆然惟其富穀粟故豪強易以殖財鮮服駿乘在驕逞強侵弱眾寡徃官不能禁由是傭作客戶濫稱臧獲戴笠

束帶冒為儒士不與於黠兵者三之二以其一充簿調賦偏酷細民失業是以家有三男一輒緇髡以避役大寺小刹遍于道中僧徒不識耒鉏仰糊于閭閻害農尤甚其所業不過織履造紙出於楮以全州之萬馬洞為最而居物貨之一濱海之山養松多鹿如濟州民得以為貨云慶尚道東南濱海西隔大嶺與湖南為隣洛江經其中始新羅居洛之東五伽倻居西後伽倻合於新羅慶州又古辰韓之墟也言語風習頗類中國尚禮義勤織業名賢輩出殆過於京師然農少士多筋力稍屈士又多鄙嗇不恥爭訟雖力無遺居官者多貪墨南與倭人互市國有公貨私有私易公貨此以米布彼以銅鐵私易此以人差

絲綿彼以銀錠刀鏡若巧器奇物我邦西北亦多銀鑛盡輸於
燕貨易敗之物而不足又取諸倭銅亦國產徃之山出棊布無
冶鑄之術必仰資異域若以千金求之如并緝統寧有不得之
理顧魯莽如此有蚕功而絲綿必轉取上國有鉄鑪而刀鏡不
及倭智為天下之賤工而已南草亦自倭來百餘年內遍于國
中所損許多宜禁不禁者也慶州以其辰韓故墟故猶有方田
遺址是必聖智之餘意惜其不能推行於天下也婦人勤女功
亦新羅會稽之遺風歟嶺下諸邑桀種柿乾諸售實密陽以栗
名不能為貨安東亦一都會也其俗尤儉嗇多蓄積歲凶無流
徙邑甚廣與諸郡犬牙其屬於府者必華威有別云蔚山長鬚

之間產青魚：先見於北道循江原東邊仲冬始產於北漸
南漸細魚商遠輸京師必及於冬至之前可以貴售蓋沿海皆
有由西南海四月至海州而止水族之多未有若此也晉州古
弁韓之墟富麗為最大既遵海饒蕘鮮近陸繅綿績麻右道益
號衣食之鄉文明則大遜左道君子擇而居之實東方之樂土
大小二白之間兵燹不八距西北塞最遠苟有外警士民必以
為歸也江原道稱關東古獺貊之墟漢裂四郡為臨屯及置二
府屬於樂浪：即平安道也至是同稱樂浪句麗之興樂浪
王屏居于此其地大嶺從北巨南北扼咸鏡要路東傳海依嶺
置邑所謂嶺東郡是也古悉直押督之類皆沃沮之種也從平

蔚之南直達慶尚道嶺之右謂之嶺西衆水西注小則容船大
可泛航會于漢八于海嶺東之海無潮蓋倭地原泛靺鞨黑龍
江外一支迤南接于蝦夷：：者倭之北境也倭地東西長日
歧對馬與我土對峙為海門中間作一大湖潮從東南來故礙
阻不上也是以魚龍之所窟宅海錯之富莫此若鯨戲龍掣風
濤恒作漕不能運漁人剝木為舟惟利漁採鮮彙邠鹽馬載並
運今京師之魚市異味多是嶺東委輸煮海不用耕晒牢盆直
糶收鉄釜得鹽尤多但味苦不及西海又海藿為商貨所重數
有鯨死漂泊取油無筭鬱陵島直三陟府竹大如椽藿尤美民
以時往取云嶺西美松材猶不及嶺東今國中死喪莫非嶺東

西浮筏流下者嶺東土薄而不畏旱其俗豪華遊宴嶺西無戔
廣惟紫火耕飯黍粟而無稻養蜂蜜為貨伐林木輸材于京民
亦多賴黃海道為西邊阨阨距京師近東有峽產西擅海利鹽
戶能飄裾曳履用鍮錫孟夏之月青魚塞海方數百里間人
無不食海州延白安信之間最號富庶專用牛車民多運柴為
命合墨有術為國中良工黃州鳳山之間以木綿名實細毛繁
比南產為優而賈易售新溪谷山之間以釀梨名早熟易釀為
朝貴之所珍賞文化以海松子名與江原之淮陽等俗尚武力
扛重射遠他方皆不及也平安道猶有句麗朝鮮遺風西通燕
市服飾華美樓觀巨麗歌舞雜還平壤之富盛過於京師暑月

則蠅集匙箸殆不堪啖食地多銀坑沿江之民採蔘代稼江界
領廢四郡四郡產蔘尤多世稱江界蔘者此也奸民或以之犯
憲越江覺察抵罪然利重不能禁也俗務蚕桑絲紬為貨無蔘
木必市於南土非無蔘也畏官賦民不植也田無定簿官長任
付於胥徒機穴無以察也朝廷視等外國任付監司惟正之貢
不達此邦法之失也是以吏緣容奸官取其利故諺曰作宰要
頭西出西出而不厚得者蓋鮮矣故境多大盜疫氓失所山戶
鶉居不定錢貨流布歛散取息節屋受其害咸鏡道謂之北關
咸興北青以北屢陷肅慎今悉為郡縣百年之間邊無警急黎
民安堵樂業守宰多用武臣：：夕不卹廉隅專尚饋遺朝貴

為發跡踞徑貪饕縱歛民不聊生地產貂獺羴羊栗皮人蔘筒
布若諸海錯狼尾製筆名天下今書家所重北黃毛是也三甲
之間水皆北注入鴨綠無稻無鹽別為區域六鎮距京師二千
餘里童州躍馬婦女挽強冬乘雪馬手刺熊席以時兩國互市
用牛畜錢咒得厚利無魚膠楮紙有石利如刀木中箭材名西
樹羅必古所稱楛矢石砮也然不及竹幹鉄鍬耳地寒多畜犬
衣皮其雛犬之裘亦京貴所重也男子日沐養髮：長剪為鬣
今婦女首髻皆北產云大抵邦域狹而木道交於內不待輕貨
故從古不使用錢國初用綜布楮貨今之行錢甫七十年而弊
益甚便於貪吏便於俗便於盜賊不便於農民多帶鑰遊市

耗費無算人心日渝此可與知者論鄉邑墟市漸益方數十里
間無日不張此皆游手利也此不必禁抑依古亥市之例凡國
中之市必令同日則其不急者自廢此亦紓民一策夫財非天
降必產於民力民富則國亦與有君子治民導使之去貪就富
而已其導之也非口囁而手指不過不撓害不侮棄厭死而樂
生向善而違惡渠自有智能不失山澤之利如導水入溝盈科
達遠惟水自由也驅馬入牧趨水就草惟馬自由也今阡陌盡
入於貴勢豪強占為已有民乃終歲勤動所取纔半而庸調雜
賦悉於此供費其自食己力者又不過四分居一其殘氓不得
耕於羨甲者又致力無所是以余嘗歷過四方寄宿村舍審察

四壁瓶無儲粟架闕懸褐男婦枕股忍飢撐勞滴是也夫賢
之行乞人惜施惠則亦或箴怒况以己力出者任付諸安坐不
用心之徒而不見溝壑之拯命則其私詈暗咀果將如何哉國
之有官守為民設也問其職則民之父母也察其迹則仇讐也
殫智竭力樹穀造冤不敢自養其父母妻子拱手盡饋其讐怨
此何異卧熟而雀啄倉粟而鼠喫乎吁哀哉東方雖偏區物產
亦足以自贍其用其要不外於選廉白去貪饕也苟不賞刑以
勸懲其道亦無由殺人者死古今通義殺之以法與刃相無異
一貪枉法殘死者幾命故齊威烹阿非過也宜也今世蓋無此
宜民之寒餓無告也是以余畧記四方物產不及于生財都歸

諸良吏而止即去其害馬之意云爾

尚闕

尚闕之弊未有甚於今日也進人則曰祖有官不如父有官大夫之子不如鄉之子退人則曰近世無官也族黨有鄉任也母及祖母之先非顯闕也遠世有廢棄者或躬親耒耜也貧甚行乞也西北及舊都人也至於行義及才識不論也是以無起自草萊者無非才而却退者也所薦引結納莫非昏姻親黨也東方自檀箕立國於西邊三國分裂之後統合於王氏都於開城 聖朝定鼎漢陽是文明之化自西漸東也然而從舊都以西胡為而棄絕若此極耶余讀大東之詩三復興歎焉東都

殷頑之所處也周公費心勞力艱難底定及人心大定天下不復鼓動聖王之道熄尚文之風熾於是貴近而賤遠先親而後疎其所以爵位寵任不出於歧周鄴鎬之間而東都舊民鄙棄如草芥其不均如此故民俗愁怨念疾發為歌詠亦如此所謂繁、衣服百僚是試鄴鎬之謂也杼柚其空箚屨履霜東都之謂也其後平王為戎賊所逼遂遷于東都蓋不得已也民情如此以身委之吾知周室之不復振宜也我 朝之開京近是彼勝國守節之臣果何罪而錮其子孫歷三百年不鮮守自此以外亦檀箕故墟而視其人與鞞鞞之地并此是又何也此皆尚闕之過也尚闕則不但才德廢詘在位者莫不驕奢淫佚徒事

美好其飲食衣服生靈受弊所謂哀我憚人是也畢命云席寵
惟怙侈滅義服羨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
艱此衰亡之兆而西都有之由是布列朝行莫非有文而無實
如女不成章牛不服箱箕不簸揚斗不挹漿豈不及為大小東
之所笑乎國家大失西北之心久矣為今之計莫若廢其地為
仕官之鄉如北路之四陵西路之濬殿西路之箕殿檀祠之類
擇其土人為參奉秩滿遷陞為京官一如常例稍成士大夫
之俗則豈少補哉武臣亦開由邊堡入為京官之例則人心大
悅而必得力於緩急然其初除之時必用土斷方始有益

喪車駕牛

古者喪車必人曳之今為杠擔之制衆人各心步趨不齊樞常
搖盪或狹路崎嶇易以顛躓不若駕牛之為完且安穩也或為
駕馬然馬者善病善躓遠道有妨乘車用馬不過為疾行極行
不須尚疾何必馬哉余親歷以試之知其果然也昔魏惠王之
將葬雪深牛目難以行則駕牛亦古矣杠長十六尺選木取理
密性堅無節目無撓曲無鴻殺者度用周尺準今布帛尺五分
居二則四寸也八十分杠長以其七為圍則一尺四寸也此圍
增一寸為杠間則一尺五寸也杠兩端有小衡杠用鉄釘貼定
詩曰五檠梁輶長六尺六寸則一尺三寸而一檠矣杠長十
六尺則當有十二檠矣易曰輦用黃牛之輦皆固物之義也老

牛生皮充羨析為條廣三寸許邪纏至末外其毛踈則無力密亦殺刃四分杠長以其二為承樞筴床亦有小橫杠承其筴以固之則筴長八尺八尺之外兩端各留杠四尺也牛必有任載之鞍前後曲梁高二尺五寸左右設橫杠五分梁高以其一為上則出橫杠之上者五寸乃以長杠之衡加之兩梁之間橫杠上扎縛使不脫亦使曲徑斜路遊動推移無撻礙也相牛不患健而患蹄傷須取敦厚色黑可以致遠

曹彰

唐人詩肯數鄴下黃鬚兒此指魏操之子任城王彰其勇力萬古一人拾遺記云文帝鑄萬斤鍾力士百人不能移動彰乃負

而走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鉄為檻彰以帛尾繞臂弭耳無聲南越獻白象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又善左右射學擊鈞百步中髭髮人徒知其神勇不知他有可取常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及死奠堂中聞數百人泣拜蓋嘗收亂軍死者朽骨疵埋之精靈知感而然耳國史有任城王舊事三卷云

車漢日記

我 孝廟九年戊戌大國徵我兵助攻車漢賊車漢者羅裨也於以惠山僉使申濶移拜北虜侯領兵赴戰先時曰介二夫落腹介三國朝幣不至清將問罪三國皆言小邦為車漢所侵掠挾難不贖寧有貳志大國若揚威勦滅是大邦有恤小之恩小

國盡 事大之誠於是連歲發兵往討皆為賊所敗甲午遣使
徵兵我邦以北虜侯邊汲為將領銃手百名旗鼓大丁四十八
名赴之遇賊於厚通江賊多中死追至好通及骨地賊遠遁
汲全師還至是選北邊銃手二百名及標下旗鼓手火丁六十
名齎三月糧前去戊戌春三月一日也渡豆滿江十三日渡漁
濟江十六日歷毛段江十九日達寧古塔中間樹林蔽天人迹
未到麋鹿成群魚不避人長或十餘尺以佃以漁饗士皆飽寧
古塔城高池深人民繁庶畜產遍野耕農之地在城外十里行
至厚通江濶十餘里又十餘日歷蒙古國四月十九日渡加
里江至金泉江去萬里城六日程云歷懷介國其俗男女同服

以鬚為別五月五日到曰介國此本清之餘種與清族類相錯
十五日到宋加羅江江與黑龍江合此車漢往來之衝車漢者
以船為宅不耕不織攘奪為業非水戰不可制留待戰艦之至
留八日戰艦至大者長五十丈小亦十三丈高可三四丈內作
三層用板為隔下藏穀中藏械具上可用五百人每艦領五小
舳制作極精緻曰介軍獵得大魚長五丈以其半餉我軍皆飽
清元帥率曰介介夫落腹介及蒙古等兵六月五日解纜十日
到黑龍江濶二十餘里深不可測色如漆魚屬及江邊禽獸
皆黑人言宋加羅從萬里城外來十日賊從黑龍江下流至望
見驚惶一字擺列半登于崖水陸倚角清元帥發卒再嘗賊銃

九齋發死傷過半清元帥用我國副將裴是焜策以巨艦橫截
豎鍊干為城使水陸不相及先殲島賊北軍亦多死傷復進攻
水賊不利相持五日士氣益阻我將以火攻之策說之清元帥
利其貨物不聽至勢窮而後許之於是令裴是焜劉應大被重
甲乘流而下二人相謂曰賊船皆樺皮重覆多藏火藥既發火
箭不急避必不免於患炎賊見其孤行慮為起兵不搏擊船稍
近矢發船一時延燒風雷交作聲震天地二人迴船走避慌忙
相失行止十里許猶波翻舟盪戰袍皆濕烟炎晦冥自分必死
半日始風定浪息若東方漸白穀曰始達大軍清元帥延謂曰
凶濤忽起吾以爾為死矣明日進船至賊所則盡為灰燼腥膻

之臭不敢聞咸稱曰此朝鮮之力也賊身長十尺目長而深赤
髮鬚如海毛垂肩此恐是契丹所征黃頭室韋也軍器則火
炮長鎗也銃不用火線以珊瑚石著在火門堅不動又於龍頭
上置金鎚龍頭落而金石相薄激成火點火起九發船制覆以
木板或排椽加柞外皆樺皮厚覆多穿穴放丸也我兵死者八
人傷又若干七月十日奏捷發還舉鐵碇十人不能勝有械囚
俘賊一舉引上若取芥然其膂力如此九月二十七日還到寧
古塔勅降賜朝鮮將爵龍骨大副骨大領賞有差清元帥引是
燧至家見其三妻三人舉一臂垂一臂為禮進與合面享以盛
饌意者一舉一垂指天地也心不同如面故面合則心合也十

一月十八日離寧古塔十二月十五日到豆滿江明年大國使
貢使賜陳亡者八人家銀各三十兩傷者二十五人五等賜

紅衣草笠

古者人主近習只有閹宦恭愍王時置子弟衛選年少貌美者
衣紅衣褌以黑昵侍使役此今世大殿別監之所初始也別監
之稱亦起於麗末本官名兀有事差官監董始頗尊貴後漸用
近習故曰成僕隸之稱今之州郡鄉負尚有此稱而士大夫家
蒼頭亦冒此為號也今官闈別監必戴白草笠按卒褌十年云
褌喜著白草笠奴隸之惡少者效之亦戴此笠前此無有可知
又代言尹就掌成均試取勢家乳臭之童時稱粉紅褌以兒童

好著粉紅衣故也然則草笠紅衣皆年少之服而舊俗至今不
單然多費財當去者今世少年加冠者亦必用草笠與杜長為別未知其可也

六曹郎兼任

古不擇諫官凡百工無非當諫者也後世特置其位則不在其
職皆有侵越之嫌而言路壅矣今世近侍弘文館主經筵輔
導司憲府主法制綱紀司諫院主獻替箴規至論議時務則無
其名此雖宰相之所不及庶僚宜有掇拾敷陳在國體所不可
闕也婁敬齋之戊卒賈山穎陰侯驕從亦能上書論國家大計
不聞猥越之誅而漢之得人尤感此為可法今若別立一府亦
似有弊宜使見在即官兼管此號俾有盡職而不與三司相涉

則蓄積者無出位之嫌而時政之利病可以盡得矣明制設六科給事中八十一人與十三道御史同掌封駁糾察等事今宜略倣其制以六曹即官例兼給事中之名八道都事例兼御史之名凡繫國計者無論文武門蔭有懷必達庶幾上下之情相通有裨於尊主活民矣 宣祖朝六曹即官疏論沈通源粟谷集可考

楊月湖

理一分殊儒門之宗旨也楊月湖云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此又發揮程朱之餘意也氣雖清濁粹駁之有別其清虛一大之本則未嘗不同也理雖天命本然之均齊至聖愚賢不肖若禽獸草木土石則不同若謂歧

貳先儒之論則不然也月湖每見群言淆雜人莫適從則曰程朱云爾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也

朝鮮方言

楊雄方言多稱朝鮮洌水之間洌即樂浪地今大同江也恐是漢水其言乃我國方音之舊今不復存然既稱朝鮮之言則朝鮮人宜知之少兒泣而不止曰咂驢腫之子曰盱木細枝謂之曰策榆鋪曰葉輸榆鋪毳也速逞曰搖扇速逞疾也為轄曰涅化也鷄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恠曰斟汁也飲樂傳藥而毒謂之癆靡履謂之鞞角麋履也鎮謂之鈿或謂之餅釜屬也函謂之斛秣謂之樹披牛羊之五臟謂之膊煩蕙謂之漢漫顛胸謂

之眠眩雀子及雞雛皆謂之鷓；音顧尸鳩謂之鷓鴣又謂鷓
鷓謂之螻蛄今俗呼鷓子為鷓；鷓者即鷓子之名如呼犬
子以坎；坎音余坎亦犬子之名乎其中鞞角螻蛄之類可入
詩料又按高麗史獼猴桃謂之烜艾猶謂之高伊柎樹杖謂之
水青木董越朝鮮賦父謂之阿必母謂額驪宋孫穆鷓林類事
雲曰屈林風曰孛纜雪曰嫩恥兩曰霏微雷曰天動虹曰陸橋
鴉曰打馬鬼犬曰家狝遊子曰浮浪人餘不盡錄

律賦

我國之試士有經義疑問詩賦論策四六則表詔制四字則箴
銘頌凡十二科將進為公卿而取以文詞已是末計又多判於

半日之功固不能盡其才此則置不論義與問諉以究悉經旨
論策諉以觀其見識事務箴銘等則諉以警省四六諉以事大
詩諉以三百篇之遺意今且置觚之不觚惟賦何所著落無用
之尤甚而為文學之妨則亦莫甚焉表賦之感而詞章亦索然
矣四六之科雖廢文詞優長者豈有不能之理不然雖奏請廢
之可也大國必無不許之理且科場命題有限其得者多是宿
構則益可惡也古人亦就其中思之審矣自唐以來有律賦之
體柳三州白香山集所載皆應舉之作又如前朝忠烈王十三
年掌試者出律賦非有朝令也今泮學試或以律詩何以異是
必以八字命韵四平四仄次茅押韵八節而成篇此温庭筠八

又是也如此則體近於四六亦可以推之於事大而又可以地

科程

高麗專尚四六我朝於短律稍長往之可觀而為科程所壓亦鮮有致力科程詩賦表箋索為文章之魔鬼心術之蟲賊惟浮夸誕妄者善詩險阻乖僻者善賦諛佞卑諂者善表箋未盡而呻吟頭白未休知識局於見聞伎倆習於圈套雖有豪傑之才無奈舉俗何也余每自道有至寃在生子生孫或質秀性靈可使教導之善而却廢經卷往學百無可用之曰窟文字不憤憫

朋友兄弟

年長為兄年少為弟禮昏姻之家稱兄弟朋友亦約為兄弟與

親戚相况然而不論長少以兄弟為尊人自謙之稱則於理為乖意者古人必如此朱子於象山幾於倍多之年猶稱老兄即從俗而為之也余見小說家既結為徒黨則或稱賢弟此義矣便是

女弟稱庶弟

爾雅新嬪稱庶母曰小姑然李白棄婦詞回頭語小姑勿嫁如兄夫王建詩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皆指夫之姊妹也今當以此為正婦人謂兄妻亦稱嫂按楊汝士鎮東川白樂天即其妹婿也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詩云劉綱與婦共昇仙美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領兄嫂碧油幢引向東川沙哥汝士小字也此為可據

使星厨傳

漢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言俗漸雕敝巧偽滋萌謂聚斂
整判為賢能以治已安民為劣弱視民如寇讐歛之如豺虎監
司項背相望見非不舉觀政亭傳註長吏飾亭傳以夸使客此
古今通弊也國法凡使星之過郡縣餽品不豐例皆啓罷其職
故守宰惟以侈糜為能此物皆出於民力轉成厲民之一端凶
歲國有減膳之教而郡縣之供需依舊由是閭閻成風虐吏籍
名甚可惡也朝廷宜商量度數有兇四之大小饌羞之多寡隨
官位高下各有定制俾使星不得濫責郡縣無得攝歛必將
有多火裕民矣

學校不尚闕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三者悉舉民安而
國治矣輔世長民須有爵可施古者有德必有爵是德與爵無
二道蓋後世德自德爵自爵則悖矣鄉飲酒禮有爵者稍別而
不復計其門族惟我邦尚闕之俗已成痼疾雖無爵必計其祖
先官資之崇卑銖累校量不與寒門同列此專貴而闕尊賢
民風安得不替乎京師太學士猶屈迹其間至於鄉學付諸猥
瑣之徒而搢紳子弟恥居馬門族於是判為二道矣今之監試
有生員進士之別雖無官之士亦冒稱生員故雖中生負科者
嫌其同號混稱進士是兩皆失實若自國家去生員試之名同
稱進士如俗例然後為學校諸生之籍凡為士者必須隨泰學

政然後方許錄其名而不擇門族皆稱生負惟行已沾汚者去之偃蹇不肯從事者去之設科赴舉憑考去取其名不在錄中而冒占者錮之以齒為序無得參錯以之為鄉飲之禮以之為鄉舉之端必將有補於世教

荒政豫備

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故所惡亦莫甚於死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使斯民得所欲而遠所惡天下如何不悅其死也凡有四有老死有病死有殺死有飢死老而死者所必不免病或虛弱與夫天行札瘥有人意不能與者至殺死則或猜嫉鬪狠政法威恫兵戈剗殘是也賢智御世鬪狠可息威恫可禁惟兵戈之至不

繫于我然固結民心繕修戎器有以待之也若飢死者其橫斂劫奪亦在乎抑貪墨息盜賊咸有其道惟水旱風霜年穀大侵公私貯竭將無所措其手足也古之論此亦不過曰散利也勸分也然皆倉卒難辦宣不曰豫則立不豫則廢耶凡天下貽困疾窮皆由於到頭方覺也苟使豐歲而不聚如何能弊凶而得裕乎此無愈於社倉朱子已有良驗可知也散利勸分皆不若未及窘急而蓄之國家豫貸石斗息長而後還廩固無妨也使富戶出穀得愜其望願亦必樂為也賤隸則望淺不患無足其意欲者其士民則以資級道之今之僉樞同樞之銜凡雜進及年老者莫不曰緣銓官而得之活民之功比他為優何彈而不

與乎如士大夫不願爵賞者一如官貸之例限年還報亦必有義激而屑為者矣此與國歲有別官負不得擅用胥吏不敢容奸閭里可以隨便賑賙矣且取之於樂歲之狼戾待救於涸涔之殘命恢之乎力有餘地矣今之荒政殆於鑿井泉於渴浚求時夜於見邠勞而不濟事耳其緩急條目在行之者潤澤

輕賦受瘼

稅田不及什一者大貉小貉也此聖王之折衷也後世或有三二十稅一者抑恐徒取輕賦之名而畢竟有受瘼之地何也百官宗廟交隣禦敵將何所需待乎如我邦山多野少民食之地不過七分之一而稅又不滿什一之數百官俸祿不足以贍其

家而至胥吏之徒無祿供役凡有事必攤徵列邑列邑憑依濫徵節之乃證民所以益困安在乎輕賦今什一而加賦則有田者有損而貧民不與焉輕賦而別有徵歛則貧者益困矣朝鮮自古稱人情之國人情者貨賄也苟使一切禁抑百官無為家而胥徒飢死殆所謂虱處衣縫虱不咬人則飢死咬必人覺則戮矣今若悉搜無隱則中外之官莫不帶當戮之辜矣

飛豹取鞞

古有擾龍未聞擾席許魯齋飛豹行序云中統二年發兵合圍於陽山之東逐飛豹取鞞獲焉其詩曰飛鷹走鞞漢人事以豹取鞞何其雄錦雲一縱飛塵起三軍耳後生秋風豹雖逸才不

自惜兩血風毛摧大敵魯齋元人蓋北方有

此技術天下之
智能何所不至

東人奏議

識時務我東之所短也今古議論雖備土風絕異時異不同若
非卽事審情如何能曲中其疵高麗史一書猶有可驗處 聖
朝三百有餘年文獻一皆蕩失後世何從而考其得失乎草野
之士鮮或出位論列雖間有之亦不聞施措獎用者朝臣之草
草指舉又皆磨泯不傳官司歲壬丙亂前勿論私室有貴顯子
孫者外鮮有遺集或有之而數百年前版本亦皆殘失宋子奏
狀請內省官詳定群下奏議去取成錄以備乙覽不記其文義
如此之可為法愚謂及今擇通明重臣及卽僚數人主之悉出

備局及諸司文字分門節錄如唐順之右編之餘旣奏九重刊
行流布以為永久補治之具不可已也

讀法

周禮有月朔讀法此蓋有為而然大夫士非不知憲令之如此
曰循轉渝不思限節故相與講讀有以規警之也朝廷每值法
令弛廢輒云申飭此不過一時說話何嘗一分有助蓋耶今宜
條列當舉者為一卷每月百官會于政府講說一遍外方則監
營兵營輪定守令會講如例守令則會儒生如例提目醒心使
意慮接續則其公肆不法者必有覲然發頽矣比今申飭空談
豈不相懸乎聖人作法之意其周思如此

科頭

古者男子髮髻以笄固之故去笄而髮散矣父母之喪既去其
吉笄吉纓則便成被髮晉大夫反首亦以喪禮處之也或以西
原蠻俗為證者誤矣中國而夷之其有是理乎後漢東夷傳馬
韓魁頭露髻頭者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此則不笄而
髻固故遭喪者解科被頭非本意也今鄉俗賤人輩負為任如
新樵高積者雖欲冠之不得巾非土俗故曰習以成風八九是
露髻此是科頭而露髻也非露髻為科頭之稱

南行

南行按麗史忠宣王世家云功臣子孫屬南班者改東班又云

初八仕南班屬者年限勿論改東班南行之行恐是班行之行
而俗音誤讀也世重科目文武為東西班而以北為上故蔭仕
之類宜班乎其南也或者當時之制有班乎南而北面者不可考

七事

今之守宰出牧必使先誦七事七事者農桑盛戶口增學校興
軍政脩賦役均詞訟簡奸猾息也既莅任何嘗以此為念監司
殿最亦無一毫舉論及此朝廷視之尋常我朝之縱弛如此也
七事者按麗史選舉志始見於辛禡元年守令考績之法以田
野闢戶口增詞訟簡賦役均盜賊息五事為殿最至辛昌元年
趙浚言按廉黜陟大使以田野闢戶口增詞訟簡賦役均學校

興巡察州郡以號令嚴兇械精兵卒練屯田脩海寇息巡臨方
鎮而賞罰之是時倭寇方熾故又添軍政為州郡方鎮之別其
實演前制之盜賊息為軍政五條而州郡則添學校興為五也
今制合以為七以軍政脩邑五者變盜賊為奸猾謂之奸猾則
盜賊彙強邑之矣農桑盛則不特田野闢衣食俱足然後民聚
故戶口次之既庶矣可教故學校次之文治武備兩不可闕故
軍政次之外侮雖禦守有宜詳故賦役次之民既樂業爭鬪宜
防故詞訟次之氓俗雖變閭里之強暴宜禁故奸猾次之此
立法之意也

徐子平

談星命者有子平之書其屬亦夥有徐子平者名居易五代人

嘗與道者陳圖南等同隱華山宋有徐彥昇傳其學人遂以彥
昇為子平其實非也空同外篇云徐昇字子平星命家宗其學
未知何考余觀子平之術蓋出於唐李虛中韓退之作虛中碑
云深於五行之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干支相生勝
衰衰死旺生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
失一二然言年月而不及時則猶歸未精也凡天下之命同時
亦不勝其多况同日乎故今子平之術主於日干而以時為善

伊川謝啓

伊川謝韓公薦引啓云宣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惠音
之溫厚西清八侍睿宸宸之光輝考於近世以來可謂非常之

遇荷恩為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
知此事頗可疑彼以天下之公誦登薦賢良於我何加焉先生
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何必私啓遜謝以為恩厚哉與他日
不請俸不陳乞恩例者不侔或者當時風俗之大同而姑從之耶後學所可詳擇
殿試不黜

殿試自張奭始或云武后時策問舉人于洛陽殿試自此始
宋太祖薄陶穀之為人及穀之子登科復命殿試則宋之殿試
亦有黜落矣其後有張元者以累黜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
患於是始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詔進士殿試者皆不黜
落遂為後世無窮之弊今之士子合黜不黜者賴一叛賊得為

終身之利可以知所愧矣或云宋時遠方寒士貧不能歸多至
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

宰執對策

宋仁宗時御題命兩府對策皆愕然未知所為宋鄭公徐奏曰
陛下所問皆臣等夙夜謀謨之事臣等不職陛下責之可也若
策試乃朝廷所以待草茅之臣備位執政不可下同諸生乞
歸中書密院各具所見以對仁宗俛首面赤云極是可謂得宰
相體近時朝紳或身帶文任而命作詩文則辭不能既不能操
筆成章又不能據事規導耶何其魯莽

江伯兒割脅肉

鄆人刲股朱子不以為是而其為趙彥遠碣著其令人李氏事
姑如母嘗刲股以愈疾退溪與諸門人論金濯纓鄆人對終屈
意從之而其為申達廷銘著其血指血指與刲股等耳此雖過
當以至其用心誠切則有可尚故云甬若曰正當道理則非知
言也餘冬錄云江伯兜母病割股肉不愈禱于神欲殺子而謝
神母愈遂殺三歲子事聞明太祖怒其絕倫滅理杖而配之禮
部議曰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
規避徭役割股不止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遇此
不在旌表之例愚謂殺子天下之至忍也敢何所不至又何
不自殺而反殺子乎其有為而為之可知孔子謂曾子曰甬

非天子之民乎殺天子之民其罪伊何伯兜之罪聖人已勘斷
矣其或割股割肝遂至死亾則其父食子之肉雖或延命便是
殺子而食之也其有生全之心耶殆於陶九成所謂想肉兩脚
羊也父雖飢羸將死子不可以刲盜而飼養况拚命割肉乎昔
陳巖兜本草拾遺載人肉療瘵論者歸咎其筆之於書其慮後
之意至深也余見尹月汀集有李提督帖詩自註云聞母喪割
膝求詩作帖萬里聞死割膝何益求詩作帖急於人知殆東坡
所謂怯者廬墓勇者割膝也其事尤可笑

洪純彥

譯官洪純彥有功於

國系辨誣策先國勳封唐陵君世傳純

彥前此赴京以厚賂售養漢的得一美娼養漢的者畜娼售價之稱也問之則娼本良女父母死家貧無以葬自鬻至此實室女未事人者純彥聞而惻隱遂捐金以資之不與歡後女為尚書石星寵姬及辨誣之行純彥曰此女有力至於壬辰之變天朝發兵再造石星主之亦此女有助云說郭有甲乙剩言云沈惟敬以落魄僑寓燕中寓傍有一閑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為倭掠去十八載還走燕依趙趙無所用故賣水自給惟敬時從之談日本事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畧東事而石寵姬父素某恒從惟敬與之說日本事若身至之者素告石名與語悅之奏授遊擊將軍奉使

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夫光國之勲以譯舌得參必有其故而壬辰之援帥曰石星寵姬者恐亦非全誣矣或者素某妻死無以葬乃賣其女資之耶通文館志云公女是石侍郎繼室失之矣且石非侍郎矣石既專意東事而素遂進沈惟敬之於我實血忱也東來時帶嘉旺其赴順安也先使直八賊營喻行長約五十日勿相掠蓋曾留倭相習故也世又傳純彥再赴京石之寵姬載金帛酬恩甚厚純彥曰若爾是利之也非吾初志皆不受女有手織綵錦百段皆繡文報恩段三字奉此哀訴純彥不忍全却遂帝而還今京城西部有報恩段洞此純彥所居故曰名云荷潭手記云光海既立中朝以其非長故遣嚴一魁

萬愛民等驗覈臨海君肆病否光海以銀參厚賂嚴萬自此賂
門一開譯官縱吏其間非賄不成矣當宗系辨証累行不準請
朝議以為中朝之事非貨難成純彥曰外國事勢與中國不同
若開此路其弊必至於國弊此事差遲數年何傷遂不果至於
壬丁請兵事甚鉅大未嘗行賂自光海以來為國痼疾不可救
藥矣人服純彥先見

朱子戲語

詩曰善戲謔方不為虐方君子亦有時乎張而或弛也朱子答
劉智夫書云趙子直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不
能自免亦可笑也又答祝汝玉書云四方朋遊皆有謝絕生徒
之誨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寃然當咥豈亦

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前此答潘子善書云此中近日
改移新學復為僧坊塑像推毀要齋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
遭此厄會况如吾輩何足道哉斯文之禍至於此極無可如何
嗟歎之甚仍為誣笑歡如也是謂長歌之哀甚於痛哭也

無學

辛禰既流普濟及死為之贈謚禪覺立浮屠榮寵極備百官同
辭上請如牧隱大儒為之記蹟俗之難變如是不知當時竄謫
有何等大膽人能辨此舉至此則舉朝奔走奉法又何寂寥無
一語耶普濟嘗再入中國遍遊江浙學道於指空三三者西天
迦葉百八傳尊者也普濟之在燕也妙嚴尊者無學亦遊燕先

謁指空見許又叅懶翁後俱還國遂傳其衣鉢麗末白不至卒
有壬申之遇其相土建國鷄龍新都皆扈從卒定漢都俗姓朴
氏三歧郡人名自迨無學其號也淨月軒其所居也今揚州檜
巖寺有塔銘卞季良所選其學傳授不草二非今之行脚吃粟
之比也人之嗜滌無足怪者

指空

指空者西天人其父名滿王摩竭提國母香志國公主八歲出
家遊歷許多邦域至中國亦嘗東至我國禮金剛山忠肅王十
五年說戎於延福亭禁民畜豚州人一日盡殺其豚云元泰定
帝趣還燕辮髮白髯神氣黑瑩服食極其侈至正間

九年百餘歲云爾

奴婢還錢

我東奴婢之法始自箕子盜人財物者沒為其家奴婢箕子聖
人其慮遠也至矣必不使世傳如今法不過使其身為之服役
而羞愧之也後王太祖時從軍得俘者得以為之轉作世傳之
規一為賤隸千萬世不能免焉慮使困苦天下古今之未始有
也蓋奴之名見於傳記者自殷始箕子亦嘗佯狂為奴也八條
之教可考者三即漢高三章之法漢只云抵罪其沒為奴則蓋
箕子用殷制也殷制亦必不使之傳世而此法既立轉訛轉深
以至於殘虐不忍則作法之不可不慎如此高麗太祖嘗欲放
俘為良而慮動功臣之意許令從便定宗五年始立賤者從母

法其始必從父故也賤人多知母而不知父或怵於威勢或誘於利害變亂自出數敗倫常獄訟以之繁無苟不可以己之則及不若從母之為愈也成宗六年定奴婢還錢法其續為良人者年代漸遠則或輕侮本生故遂下教定法雖已續尚或罵詈本主及本與主親族相抗者還賤役使如是則其所以防閑奴婢者至矣本主之曰緣生事以強制弱勒還為奴者何得以禁之其法亦酷毒矣苟有如此官府審以治之足矣何必還賤而後已耶其後積成事安軸嘗曰吾平生無可稱但四為士師凡民之被屈為奴者必理而良之蓋有為而發也殆可謂仁人君子之心軸弟政堂文學輔兄弟俱擢元朝制科為一代名臣余

至順興府訪至四賢井有碑云安碩三子軸輔輯同舊居址也軸與弟輔配食安文成公書院血食千載其食報宜爾

李姓

或云李姓出於老子以其生於李樹下又云皋陶作理官後遂以為姓若然其謂李樹者無據皋陶之說本諸管子其法一篇曰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后稷為田蓋李與理古文通也此說雖未審其必然亦不知其必不然要置諸疑信之間而已或曰今之有姓莫非古昔貴崇之後則古之黎氓悉皆嗣絕矣可發一笑今考王圻續通考與鄭氏通志畧不同今兩存之少昊支子娶高陽氏女生大業二娶少曲氏

女生陶為舜士師封于皐是為皐陶生子三人長伯翳三能
馴鳥獸知其話言事虞夏初來于羸為羸氏以功受皂旂玄玉
妻以姚女而封于費是為大費生子三人大廉若不思成三
之裔以理為姓理徵事紂娶契和氏與子利真逃難伊侯之墟
食李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利真生仲師家于苦生彤德其曾
孫碩宗事康王曰以苦封焉五代孫乾舊唐書作敬字元果為
周上柱史娶洪氏娠一十二年臨左而生聃曰玄祿是為伯陽
生而皓首謂之老子聃生宗食來于段干三後裔泚革隋興
唐三天寶二年追尊周上邈大夫為先天太皇即聃之父或云
聃六世祖碩宗聃曾孫曇生崇子孫居隴西璣子孫居趙郡崇

五代孫仲翔生伯考三生尚三生廣又徐氏邠氏安杜氏胡
氏弘郭氏麻氏單子氏張氏阿布氏阿跌氏舍利氏董氏羅氏
朱邪氏並以立功從唐為李氏又按綱目魏孝文時趙郡諸李
人物尤多世世言高華者以崔盧鄭王李五姓為首意隴西之
李至陵名敗不及趙郡及唐有天下始繁昌趙郡者李牧李齊
之族姓不知唐後感襄何如耳惟我李實驪州前朝李相國奎
報即同貫也其言每以隴西為稱考其世距唐不遠必有
考信故備錄之云

聃者必暗

或問生而聃者無夢固也生而聃者必暗何也蓋言者聲也生
而聃初不知有聲故舌雖存將不知掉之為有聲也矣其言然

則聾之比盲喑諸疾為天刑之酷矣余曾見一老人耳全塞人必書字而示意老人亦或以字代語殊不知人則有聽其事亦可笑

鄭監司

鄭監司孝誠與夫人洪氏事母尹氏至孝著聞於世人謂尹氏一子而有三孝然其守懷德縣時計大夫人糧米日一升蓋一升之外無所用也時申拙齋提為方伯以事體不安啓黜罷此後生之所當識也

戰敗為功

鄭判書世規丙子之亂為忠清監司時南漢之圍方急募僧緹城出召勤王之師僧至公州營鄭聞變涕泣刻日起兵至城下陳陷將死幸而得免鄭公之意以為主辱臣死義當捨命非不

知弱卒之不可嬰強寇其期死不死則幸而已矣 上以為忠後官至吏曹判書德位之盛當世無比戰敗而為功者千古一人而已其視觀望乍進乘機抄殺或得首級者豈直九牛毛哉伊時有朝官一人不能城守遁逃倖免被後拿訊難其辭有文士李某為之辭曰五步之地非用武之地尺鈞之下無浪死之義云果得鄭公以心為功朝士以辯脫禍

飢寒刃傷

久飢而猝飽則必死如杜子美之類是也此如凍甚而猝煖則不救必須以漸不驟方可以萬全余嘗聞於漂海八倭者不食十餘日矣倭人先以糜粥少啖之使之卧微叩手脚如誘眠小

兒狀意其欲著睡也卽闔眠食頃倭便警覺之又啖少許如前
稍進稠粥以至于飯數日得瘡云彼島民熟於水必多經驗而
然矣李叅判延年奉使北關阻雪暴露經日而始達遽寢溫室
而物又有武人刃傷腸出者以桑皮線縫合之得差此於史有
之唐安金藏是也然余曾見有試此而無效蓋雖納腸於腹而
腸入不深與腸并線如何得生曾聞於人遇此者必物支肩臂
使腰臂微屈然後稍一收納腸必自入無並線之患

此皆醫家所宜知也

語默

凡言議兩非近乎訛兩是近乎諛如不得是非之正與其諛也
寧訛然居亂邦應接事物樞機不容禍之招也故嘿之為也

玉堂有鶴豹直諸負聚話或謂尾黑或謂翅黑不能決卽問老
吏吏對曰彼固是此亦不非問何居對曰鶴飛則翅黑立則尾
黑聞者絕倒吏可謂善於固容者也國初黃翼成喜性寬不拂
人意或言三角山崩倒只答云為太峻尖也俄又言不然則云
氣勢完堅也此未必信然而其為人要有近似也昔司馬徽居
荊州以劉表不明度必有變思退縮自全每與語但言佳妻責
徽無別徽曰如汝言亦復甚佳與玉堂老吏之對相似

金判前身

近古有金姓宰相於其生日欲造朝日尚早坐而假寐夢到某
地有一老嫗設祭饗睡于床下仍登座醉飽而返既覺歷三可

記餘醉未醒心怪之使人訪到其地審之則有閻家單居老嫗一子早夭故每以亡日設祭而哭之其亡日卽宰相之生辰也宰相携以至家善畜之用報前生之恩云此類古亦有之如圓澤事甚多坡翁之明亦為所欺久矣假使三生之相因一如彼說既托異氣而為形寧復有枚回戀舊往食其饌之理余謂此皆魔鬼之所為人之所不知鬼必覺之知某之生某之亡同日故攝魄而欺誑之使之浸惑焉魔者不善之鬼也如人狹邪狂鬧無端侵弄人徃々如此世不能深究其理把作奇事者可笑又凡世間理外奇怪恍惚者皆斷之以魔鬼把弄則無復得

壓沙烙刑

國朝峻刑有壓沙火刑周紀之名壓沙者碎破磁瓦布地然後跪人於其上以物壓而踏之火刑者炮鍊烙之今上初年鞫罪囚問宰相曰壓膝於古有乎對曰臣不知鞫在何世非聖世象刑於是命去之後囚有烙刑不服者上知其無益又去之皆永為式聖德事也夫人之擄猛非峻刑可習苟其恟弱安知非誣耶烙刑起殷末我國則韓相明澮創設之本非可述者通考倭欲訊不承引者以木壓膝之名始此高麗忠烈王六年鞫諫者沈錫闕木索置尾股間令人跌踏其上血迸流地卽壓膝之刑也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有押棘卧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髀碎尾搯膝之刑忠烈亦有所受也周紀者治盜之刑連木兩

殿間索綬上下而左右引索脚為之折近時有人制為交木周

其人之役

今世官禁所需專責於其人貢物其人者以米石付之京邑之人使之隨物供具此比諸四方各以其物來貢者起若民力亦殺覺休歇然官闕供給不可使便易便易之久必將駸駸漸侈誰得以防之人在日用自有百司供職無闕又何用其人為哉今之百司供職尚在而其人之名種增添歲費米四萬餘石則亦太糜矣先王之制宮內之事悉掌於冢宰大臣凡酒漿鹽醢皮裘絲枲之屬莫不管以治之所以官府一體而治理有程自其人之役出而外內蘄然不相干其害不已大乎假曰不可

廢亦宜使外朝掌之方是少弊耳此法起自新羅勝國之時選鄉吏子弟為質於京備其鄉顧問之事謂之其人滿十年許同正職自忠肅王以後計日徵直不勝其弊辛昌時趙浚上疏云其人法久弊生分隸各處役之如奴隸不堪其苦至有逃亡者王司督京邸主人日徵贖布人一匹桶貸而不能償直趣州縣倍數督徵云云恭讓王二年中即將房士良上時務十一事其九曰罷其人之役至我朝役殊而名存任者亦受厚利而蠹國莫甚焉夫民貪則病國貪則亡財生有恨尾閭無藝未知末稍之將如何也按新羅文武王時王弟車得公至武珍州國之制每以外州吏一人上守京中今之其人也云云當考

子胥廟

程子謂狄仁傑存子胥廟亦無謂按祭法云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雖縣寘之類以死勤事故禮典有之若子胥者不在數子之內徒以壯烈之故為民尊奉畢竟為淫祀之歸程子之說儘當且子胥雖有強國捍敵之勞於吳則忠而於楚則逆於闔閭則忠而於王僚則逆於夫差則寃而於天理則悖宜其不可追也狄公失身於武朝宜其不以子胥為過

生三進六

近世司馬試其高等人則不以詩文之優劣考官先閱封彌擇

其闕閱時譽者為首又必取微賤者為生負券三進士第六而望族皆羞避焉科券容手何代無之亘古今亦不聞有似此者不知此弊起自何代而謗傳前古居生三進六者多不吉故如此云爾余嘗撰尹判書暉行狀尹登萬曆己卯司馬當時以生三進六為極選云此與近世不同而其任意抵仰則已有之矣高麗忠烈王十四年宰相蔡仁規子耦中券居同進士頭舊制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世以同進士頭官不達人皆惡之指為同頭王嫌之乃加丙科八人然則古亦有此耳

五衛

五衛之制已廢而名尚在其始今京都為五部中及東西南北

也分城內為五衛中及左右前後也中部主義興衛東部主龍
驥衛西部主帛賁衛北部主忠武衛南部主忠佐衛五衛之中
亦各有五部中衛則甲士補充隊屬焉開城揚州廣州水原長
湍屬中江陵原州淮陽屬左公州洪州屬右忠州清州屬前黃
州海州屬後也左衛則別侍衛隊卒屬焉大丘屬中慶州屬左
晉州屬右金海屬前尚州屬後也右衛則族親衛親軍衛彭排
屬焉安州屬中義州龜城朔州屬左成川屬右寧遠江界碧潼
屬前平壤屬後也前衛則忠義衛忠賚衛破敵衛屬焉全州屬
中順天屬左羅州屬右長興濟州屬前南原屬後也後衛則忠
順衛正兵壯勇衛屬焉北青屬中甲山屬左穩城慶源慶興屬

右鏡城富寧會寧鍾城屬前永興安邊屬後也彼諸州各為鎮
管領其屬邑五衛之外以衛稱者亦多其族親衛者宗姓袒免
異姓總以上王后總以上世子嬪期親也忠義衛者功臣子孫
也忠順衛者異姓總外六寸以上王后總外五寸以上親及東
班六品西班四品以上曾經實職顯官文武出身生員進士有
蔭子孫勞姪也忠賚衛者原從功臣及子孫也其中別侍衛彭
排破敵衛壯勇衛不知何指也大抵用兵多益善只是分數
分明也卑統於尊遠統於近中權制命方隅鈎連便成風后握
機之勢然有事之時中衛守內四衛捍外也既分八道各有
師而江原忠清黃海三道遠或至三四百里之外且西南關阨

此內守尤急并屬中衛已是失策京城四部遠統四衛勢有所不及既有中部制命於外又何必若此之繁複為哉唐之部兵千古長策寓兵於農古之制也然緩急或有所妨故漢之南北軍唐之長遊兵已立養兵之法輦轂親軍亦不可忽也宜別立禁旅與近京土兵專守都城其餘四衛制閫居外至或鳴矢內向巡校受鋒於是各以其兵勤王顧何待節度稟命耶此制者必須號召至京國成陣圖呼吸轉動起脉流通如八陣六花之勢然後方可得力今人皆言五衛當復抑或未然且五衛之外名目太繁綱条易紊越之君子軍雖若有理管仲士鄉不可不念今並驅宗姓士族混歸鈴轄却是緩於文而急於武也亦須

別有處置也餘詳在釐慶錄

長者言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聖賢事業在己則有克己之勇在人則有危荒之仁也范忠宣則曰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此已經朱子勘破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可矣若恕己既昏而以此處人容其偷惰豈能到聖賢地位矣夫明而恕己昏者固凡人之常情其或一種人功在於儉約衣必薄食必菲居此陋處必苦能忍其所不可忍而復以此待人將不堪此於陵之類其弊亦不細矣余讀陳繼儒長者言云清苦是佳事雖然天下豈有薄於自待而能厚於待人者

乎此刺骨之談也自好者宜鑄心而克念

馬通薪

國家昇平屈指四五十年間奢儉判別余幼少時每見人家團
尊馬通煇之房攫取其微温聞長老言云前此人多寢廳堂惟
老病者居室屋矣今則四山濯洗而京師炊桂雖條隸之賤無
不就煖屋亦不見有煇通為薪者山木寧不竭乎黃山谷云張
仲謀為我作寒計惠送騏驎院馬通薪三百因以實香一丁十餅
報之馬通為薪古亦有之
出處之義

張旅軒先生除報息縣監門人問出處之義曰學而優則仕有
禮意則仕家貧則仕不仕有二恥欲潔亂大倫一恥也欲假其

名索其價則二恥論出處之義者莫備於此宜表者也

先據北山

先據北山者勝即許歷特據當時利勢形便而為言北山矣必
使人勝耶如我朝甲子之亂鄭忠信引此語軍於鞍峴之峰頭
即勢不敵而姑為此以鎮人心其賊來仰攻則幸矣又如所謂
胡無百年之運者亦是明祖詭言如振拔氏歷年殆過數百則
已不驗矣
倭僧玄方

仁宗己巳夏日本僧玄方請詣京師朝廷許之玄方乘輜而行
至則設迎慰宴于兵曹玄方曰朝鮮為山戎所侵義不可不援
曰欲通貢于天朝又云舊時送人日本教以文教以樂二則稱

以高麗教樂至今用之於天子宫音律變訛朝鮮與上國為父子之國佛法亦必盛傳欲得傳授禮官諭不從曰今朝專尚儒術棄廢禪道玄方又曰尚見松雲禪師真大師也禮官答松雲已死無繼者玄方發怒不受餞宴而歸愚按佛學之請理不宜許如禮樂之教因其歸向勸導之可矣奈何不從但恐此亦無可教之師而然耳既甚愧恧松雲無繼之答亦極無識且日本地廣土饒兵利卒勁非我邦之比自壬辰之後彼亦懲艾迄百五十年邊徼無警然亦安保來者之卒無事乎彼國今古不被外侵地勢有然者也然諸州分爭則有之久則必將統合三則文風起而武備衰其民功慕華多刊書籍稍傳詩文尚不克

村秀才酸醋氣味我若乘此會風動之有術其將不日肇變家戶詞華以至於文藝取士則方且楚自華而無暇於外窺豈非兩國之利耶其機在信使往來選一時才學之士多與之唱酬講說俾增榮顯而已矣夫交隣信命先王之懿典今彼使止於境上我又待其請然後發使大欠誠信宜更約條三年一使我往彼來各達都口剛其繁費禁其慢譎則情相通也義相比也悠遠之圖莫過於此如玄方請詣京師時議許之則不為無例但頭衲子乘輜抗禮豈非可恥耶亦恨當時不能以_{此辭也}

西厓斥僧道

柳西厓行狀云己巳以書狀赴京師將八班太學生數百人來

聚觀公問本朝名儒以何人為宗相顧良久曰王陽明陳白沙
為宗公曰白沙見道未精陽明禪學之摸面者不如薛文清之
一出於正也有新安人吳京者喜而前曰近來學術訛舛士失
趨向公能發正論以斥之吾道之幸也序班引僧道二流序於
前列公謂諸生曰諸君冠章甫顧及居彼後乎諸生曰彼有官
故也公指序班謂曰吾輩以冠裳之人不可立於道釋之後序
班言於鴻臚卻二流置後廷中動色退漢答西厓書曰京師四
方之極聲明所萃士習學術汚舛如彼不知是天然耶抑人實
為之以今云云揆前日尹子固問答及魏時亮諸說陸禪懷衷
於天下乃如是令人浩歎不已然八燕者數多能遇此等人作

此等話頭者亦無幾公能發此正論畧點檢其迷不易得也勞
吳京欲相送與之相違是果為恨事耳吳京字仲周有送西厓
二律又西厓朝天錄序云吳作序詩送余後連寄書相問其別
詩於扇面畫作兩人相別之狀以八分題作關山別意四字然
則退溪所謂相違之語或傳聞之誤耳鄭愚伏朝天記事云前
演禮一日令譯官語序班高詡曰聞舊例僧流道士班居吾輩
之前信否果爾則吾輩雖外藩陪臣乃是衣冠之人班乎異教
之後實所恥之詡曰自國初來如是排班莫之或異翌日曉詣
朝天宮班未定望見僧道各具其服立於東班之後又指高詡
指臚而謂曰吾輩不忍以衣冠之身立於彼輩之後備可言乎鴻臚改定班次詡曰此在禮部專掌鴻臚寺管不誤且彼亦有

官大明會典亦令如此排班矣及鳴鞭整班之際適然進立於
東班正九品之東書狀與從九品作行而鴻臚掌班之官亦不
呵禁顧視僧道乃與譯官等同行矣再演及賀日皆依此隨班
後考大明集禮則進貢藩使立文官班位之東蓋高皇帝制
禮本不以衣冠之人辱之於僧道之後而前此使臣未見此書
只依序班等齟齬之言未免失伍耳愚伏即西厓門人其前後
所處度越如此學識德業可謂有由來矣

誤吞鉛鐵

人有誤吞鉛丸醫云急乘快馬馳突不休果見丸涎穢下蓋鉛
丸在腸胃中磨扎旁穿故久不下則胡僧教啖以錫糖半斤錘
和錫下此類皆可識也

